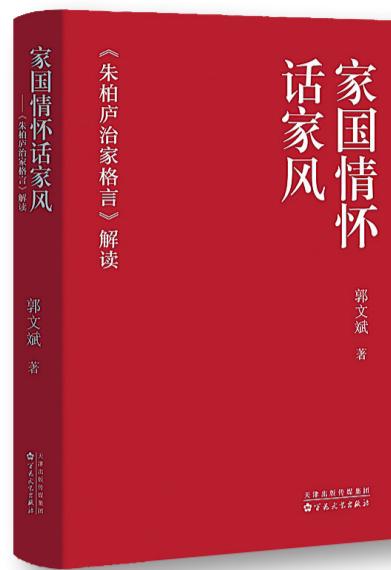


■创作谈

家风是众多问题的根源

□郭文斌



《家国情怀话家风——〈朱柏庐治家格言〉解读》是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五本书。从《中国之中》开始,到《吉祥如意》《郭文斌解读〈弟子规〉》《中国之美》,除《郭文斌解读〈弟子规〉》外,均为精装本,大多重印十余次。2024年2月出版的《中国之美》已第七次印刷,印数达一万一册。2023年,视频《郭文斌解读〈朱柏庐治家格言〉》上线“学习强国”平台,首日浏览量突破50万,点赞超过3万次,可见社会关注度之高。随后,热心读者根据视频内容整理出口语体书稿,我正是在此基础上修改、润色成书。希望这本书能切实回应万千家长对家庭教育的关切。

中国人的道德、情感与伦理根基在家庭。从深层逻辑看,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往往与家风密切相关。纵观历史,千年兴旺的家族,多赢在家风。而仅传一两代便衰落的家族,也常常败在家风。那么,如何将这一深刻认知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?近年来持续开展的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活动,正是从家风建设入手,试图回应这一时代课题的生动缩影。2025年2月起,在宁夏日报社领导的支持下,《宁夏日报》副总编连小芳带领记者陈郁、祁国昌、闵良,持续跟踪采访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,并在《宁夏日报》头版连续推出6篇系列报道。报道通过丰富案例说明,要有效降低抑郁率、离婚率与犯罪率,往往需要从重整家风开始。2025年3月,《人民日报》记者赴宁夏调研,撰写并发表了《以家庭文明建设破解社会治理难题——对宁夏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的调研》一文,从具体、细微之处探讨落实路径。随后,人民网宁夏频道发布的《寻找安详小课堂的来龙去脉》,当月浏览量突破200万,反映出社会对和谐美好家庭生活的普遍向往。

后来,在银川召开的全国16省市监狱“醒来小课堂”传统文化教育改造项目研讨交流会,进一步印证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。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政委王学泽称“醒来小课堂”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改造品牌,为新征程上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提供了生动实践,有效提升了教育改造质量与效果,推动了监狱工作高质量发展,也成为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改造

后,选择留在“小课堂”担任志愿者。甚至有人辞去拥有二十多年工龄的公职,有人放弃百万年薪的工作,来到这里投身志愿服务。从外省远道而来的学员若一时报不上名,会在“小课堂”附近租房,排队等待参与课程。

13年来,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已被受益者推广至全国30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,进入乡村、社区、企业、学校、监狱等,线上线下学习人数累计超过100万人次。学校引入课程后,立德树人的成效显著提升。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参与课程后,大家变得自信、阳光、积极向上,2025年该课程还由选修课转为必修课,中华书局为此出版了《寻找安详》教材版。河南商丘的津桥学校引入课程后,开设家长课堂,惠及近万家长。监狱系统引入课程后,服刑人员违规违纪率大幅下降,广州惠州监狱甚至实现了零违规、零违纪。乡村引入课程后,家风改善、民风淳朴、乡风文明。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张八桥镇王堂村,曾经被称为“问题村”,开设“小课堂”后,家庭和睦、乡风和谐,被评为全国文明村。“寻找安详小课堂”因此被教育部评为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。

除了在全国各地复制推广分课堂,受益的学员们还自发组建了大量沉浸式读书群。他们对拙作的珍视,也让我对文字愈加心怀敬畏,并深深相信:具有唤醒力量的文字,本身就是一种祝福。正因为这份祝福性,《寻找安详》《醒来》《郭文斌解读〈弟子规〉》《中国之中》《中国之美》等作品得以广泛流传,成为畅销书。不少受益者甚至一次性购买成千上万册,向社会无偿捐赠。为支持这些读书活动,我已将所有版税折算成书籍,捐赠至全国各地,截至目前,捐赠图书的码洋已达800万元,累计数十万册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要“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”,强调“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”。期望《家国情怀话家风——〈朱柏庐治家格言〉解读》一书的出版,能够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与共鸣。

(作者系宁夏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)

■书香茶座

扎根现场的批评姿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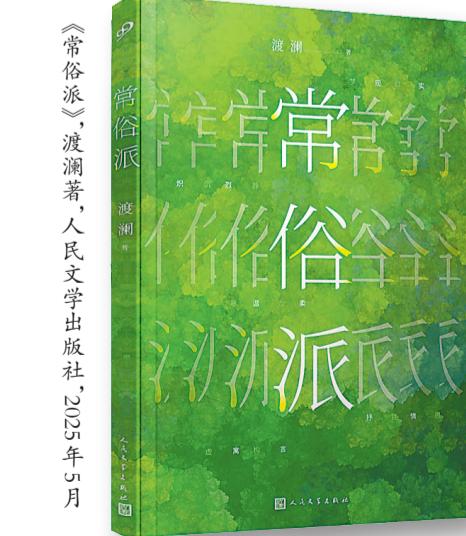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评陈宇《诗林拾望》

□马 忠

《诗林拾望》作为陈宇的文艺评论集,是“新力量文丛”的一卷。这部作品跳出了传统文艺批评的程式化窠臼,以扎根文学现场的敏锐视角与鲜活灵动的随笔笔触,为当下文艺批评领域带来了一股清风。

该书最显著的特色是扎根现场的批评姿态,如同一位深耕诗坛的观察者,始终锚定当下诗歌创作的鲜活脉搏。书中的评论紧扣诗坛动态,将目光牢牢锁定于那些活跃于创作一线的诗人及其作品。从老童《独白》中“以杜鹃啼血叩苍穹”的忧患书写,到尹才干图像诗里“形意共生”的先锋探索;从曹东《许多灯》中“性灵与哲思交织”的凝练短章,到潘兴斌微型诗里“三行见真意”的精巧构思……构成了一幅立体的当代诗坛生态图景。

陈宇的批评始终贴着文本行走,既能潜入字句肌理捕捉诗人的创作密码,又能跳出文本还原创作现场的温度。分析老童的诗歌时,他不仅敏锐捕捉到《变成一只杜鹃鸟》中“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叩问”,更点出其自话表达中藏着的赤诚,解读尹才干的图像诗时,他不回避初期剑走偏锋的争议,更以《童年》《走不出逝去的心境》等作品为例,肯定其“从古典诗歌汲取养分,让形式与内容共生”的创新价值。这种在场感让批评不再是隔岸观火的评判,而是与诗人、作品、时代对话的过程,读者仿佛能透过文字,看见诗人落笔时的斟酌、创作时的悸动,以及诗歌在



《诗林拾望》是青年作家渡澜的首部长篇小说,语言风格鲜明,与其短篇小说集《傻子乌尼戈消失了》一脉相承。在带有魔幻色彩的绚烂叙事中,故事缓缓展开,哲学思辨也逐层深入。

阅读《诗林拾望》的体验,难以用任何确切的词语来定义。翻开引言的一刻,读者便仿佛走入她用诡谲文字编织的幻境,成为一出好戏座上的宾客。只是这座剧院空空荡荡,这是一场无法与他人共享的、只属于自己的梦。现实世界中一切被规定的经验在此被搅碎,文字所描述的一切仿佛都脱离了原有秩序——这不是某个遥远的蒙古族生活区域,而是世间根本无从触及的不可名状之地。阅读时,你甚至脱离了原本的观演位置,如同被倒置于舞台顶端,以颠倒的视角重新注视世界。死去的马仍在荒原上不知疲倦地奔跑,就像

现实土壤中生长的轨迹。

独立真诚的批评态度是该书的一大亮点。在当下文艺批评的语境中,陈宇始终恪守鲁迅先生“剜烂苹果”的批评准则,践行“坏处说坏,好处说好”的赤子之心。评曹东、简云斌时,他既肯定《许多灯》“以九行写尽十年人生”的性灵特质,如《抽屉》中“生活的抽屉悄无声息合拢”的隐喻,将生命被抽空的钝痛凝练成诗,也不讳言部分诗作存在“散文化倾向”,谈到其在追求直白时偶尔失却诗歌的凝练张力。论及杨真真的创作轨迹,他既肯定《肉身之外》中“从‘小家碧玉’到‘开敞大气’的突破,如《童话诗人》中“笔尖流出天地”的豪迈,彰显诗人对自我的超越,也直言其早期作品中“囿于私人情绪的纤巧”,如部分情诗虽细腻却格局偏狭。面对尹才干图像诗的争议,他既不跟风嘲讽文字游戏,也不盲目追捧“泰斗”之名,而是客观指出其“将形式与内容熔铸”的探索价值;评李自国《生命之盐》时,既肯定其“盐场史诗”的厚重,也坦言“个别篇章情感溢出如堰塞湖”。如此敢言真话、不掩锋芒的态度,让批评挣脱了温暾水的桎梏,字里行间尽显批评家的学术风骨与时代担当。

此外,该书还展现出灵动鲜活的批评文风,以随笔体的自由姿态,让文艺评论呈现出文趣与理趣共生的独特魅力。陈宇的语言既精准锐利又饱含温度,常以生动比喻点亮观点:论李自国《生命之盐》,他将盐场的天车比作

“大地的骨骼”,呼应诗集对自贡盐业史的诗意图重构,暗合诗人从医人到医文的生命转型,让工业题材的厚重与个体精神的坚韧形成共鸣。他谈柏铭久的三峡书写,用“三峡独秀峰”形容其坚守地域题材的独特姿态,既贴合诗人铆住三峡的创作实践,又赋予批评以画面感。这种表达避开了晦涩理论的壁垒,让读者在具象化的文字中直观触摸诗歌的肌理。

更添感染力的是,文中常穿插个人与诗人的交往片段,使批评成为“有故事的评论”。他回忆与冯林的书信往来,那些“臭美自己豆腐块文字”的青涩互动,既还原了诗歌爱好者的纯粹初心,也让对《伫立风中》的解读多了层私人化的温情。他述与彭丽辉的短暂相聚,从“北漂”生涯的聊谈到和刘年“用一勺酒换诗集”的约定,将诗人“在打工间隙坚持投稿”的执着具象化,让评论跳出文本分析的框架,延伸出对创作生态的细腻体察。

这种随笔体批评,兼具散文的灵动与评论的深刻。叙议之间,既能让嘉陵江畔的茶会、鲁迅文学院同学的赠书等场景鲜活如在眼前,又能在生活化叙事中自然引出对诗歌本质的思考。正如尹才干评价其接地气、扬文气,这种文风让批评成为与读者平等对话的桥梁,在轻松可读中传递对诗歌的赤诚。

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

既写实又如梦似幻

——读渡澜《民俗派》

□武凌霄

人日复一日奋力活着那样。

《民俗派》的引言中交代,“我们”的舅舅是一位脑萎缩患者。这位与常人视野迥异、不被正常秩序所接纳的“非正常者”,在小说里却被视为智者。舅舅亡魂的碎片散落世界各处,他的眼睛依然注视着人世,他的唇间传递出如预言般的古老曲调。舅舅究竟诉说着什么?又想传递什么?在部落神话般的氛围里,在舅舅如同古希腊哲人般的戏剧台词中,透过“我”逐渐扭曲的视角,这一切都难以被准确定义。这是一种荒诞的、被解构又重组的叙事。最终,舅舅化作了“我自己”——他亡魂的碎片,仿佛镶嵌在每一位翻动书页的读者胸口。死去的舅舅补全了“我”灵魂的一部分。从他去世的第二天起,“我”便继承了他那非常态的视角。原始的暴力在略带童真的孩子眼中,竟透出一丝轻柔。舅舅在所有与物的影子里行走,人世间的民俗被轻易颠覆。蒙古族特有的神秘性,附于舅舅流转的灵魂之上,使他成为动物、植物,成为携带草原气息的载体。那些非常规的男人与女人,如同被人们精心雕琢、拼贴成的美丽或可怕的假人。但他们内里都是舅舅——是人类对爱恨生死无解却仍要追问的命题,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、难以调和的精神困境。

阅读这部作品,会发现其中草原牧民的生活既写实又如梦似幻,在真实与虚构的裂隙中,神话与童话色彩交织为一,遥远未知世界里的古老歌谣,汇聚成新的旋律。那不是一片现实存在的草原,而是属于渡澜语言世界中的精神草

原。自由的蒙古马奔跑在无边的荒原,马蹄踏碎寒露,天色始终未见明朗,草叶间却飘散出混合的食物香气。被牧民豢养的羊,面容温驯如人,又似西方神话中恶的化身。这片草原承载着古老的野性,也流淌着东方的血脉。一切语言文字化为简练的符号,它们单向却富含多义,只为构建一个反叛世俗的世界。

舅舅的灵魂不断流转。他没有确切的肉体,最终成为“我”自己。在透过舅舅的灵观看世界之后,“我”究竟是回归自己的肉身,重新落入俗世奔忙度日,还是意识到人生各阶段所遇见的那十二副扭曲的肢体骨架,其实都是自我的镜像?人的灵魂没有真正的容器可以承载,而草原上万物皆有灵魂。当人行于民俗的脉络中,俯瞰自己已逝的年岁时,是否会涌起一种原始而无名的恐惧?在那片无人能真正踏入的荒原上,日夜奔跑的马,永远不会留下影子。

《民俗派》延续了渡澜一贯的写作风格,文字在她笔端跳跃,色彩鲜艳却布满纹路。这部长篇小说通过十二个段落,构筑出一个完整的“我”,叙事结构跳脱常规,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交错并置,却又和谐相融。作者扎根于蒙古族文学艺术的土壤,血肉丰满而又成功挣脱了固化标签。这种持续的创新与对生活本质的深思,正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所需要展现的。

(作者系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)

■三味斋

作家曹凌云的新作《云江鳌水》,读来很难不被作者的见闻、描绘与感悟所触动。该书以深情的笔触刻画了飞云江、鳌江流域跨越四个历史阶段的人与事:一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至20世纪20年代,涌现的一批探求救国道路与强民之方的有识之士;二是自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,党领导浙南人民谱写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篇章;三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,两江儿女在艰难中前行、于探索中奋进的历程;四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,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十多年来,两岸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。作品以整体贯通、交汇融合的叙事方式,既回溯了自清末以来两江流域经历的沧桑与苦难,也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奔涌不息的生命活力,更勾勒出当下正在书写的历史新篇。这样的书写不仅丰富了两条江河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与情感厚度,也在内容构建上呈现出独特的感染力。

《云江鳌水》注重文本选材的真实性,以开阔的视野呈现飞云江、鳌江的自然形态、文化韵味与乡愁守望。飞云江与鳌江分别是温州的第二、第三大河,作者从源头开始走读与书写,顺流而下直至入海口,沿途细述见闻,以深情的笔墨描绘迷人的自然景致,不猎奇、不夸张,更不道听途说,始终立足于真实的记录。从广袤高远、人烟稀少的高山源区,到水流湍急、充满野性的上游溪涧;从水量丰沛、坡降明显的中游河道,到水色浑厚、气势雄浑的下游江段;直至沙洲起伏、滩涂无垠的人海河口——这一系列地理空间构成了辽阔、幽深而曲折的水陆画卷,引领我们览尽两江流域的锦绣山河。

群山环抱之中,飞云江与鳌江蜿蜒流淌,云雾萦绕间深藏着厚重的历史与丰富的遗存。在走读途中,作者始终浸润于地域文化的怀抱,并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关切,发掘史料、采集民风、辨伪存真、钩沉描画,感怀岁月沧桑。书中以写实笔法展现家乡风物与文化传统,呈现源远流长的江河文明:描述了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在两岸留下的遗迹及其栖息、繁衍、劳作的场景,讲述了商周时期盖石巨大的石碑墓群与秦汉三国的造船遗址,叙述了从西晋到北宋先民兴修水利、开发农耕、制作陶瓷的历程……这些历史遗存默默矗立于时光之中,既承载着一方水土的丰盈记忆,也赋予我们认识瓯越文化的新视角。水源与人类文明始终紧密相连,飞云江、鳌江两岸积淀的厚重历史,不断推动着当代产业的发展,为这片土地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。

深厚的文化积淀既源于物,也离不开人。飞云江、鳌江流域人杰地灵,该书在挖掘历史名人时,着重呈现他们与江河的血脉关联。书中不仅写到元末明初政治家、文学家刘基的“出山”,也以细腻笔触追忆三国时期温州治水先贤周凯。在作者构筑的文学世界里,故乡人物穿越历史沧桑,留下厚重的背影,而他们的故事与情感,始终与两条江河息息相通。书中还涉及宋代思想家叶适、元代画家黄公望、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及维新人物陈虬、陈黻宸等,他们沐浴江流恩泽,从传统中汲取力量,在不同时代奋发前行。作者满怀对历史与文化的敬意,书写岁月的沉淀,字里行间流淌着春风化雨般的温暖。

曹凌云遍历家乡的山水,当他沉浸于这两条江流的腹地时,最大的感受与此前走读瓯江、温州海岸线时一样——两江流域的浩瀚与深邃,值得书写的內容实在太多,涵盖历史沿革、经济发展、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。但在文学创作上,若只沿袭旧路,重复书写瓯江、海岸线或海岛的模式,缺乏自我突破,便失去了创作的意义。因此,在该书中,作者特别聚焦于两岸人民百年来的苦难、奋斗与创业历程,通过普通人的命运起伏,来呈现宏大的历史变革,并突出“人”与“江”之间那种深层的共生关系。创作中,作者将大量笔墨倾注于普通人物的情感真实与生命逻辑,描绘了包括基层干部、新型农民、乡村能人、返乡创业者、外出务工者、民营企业家在内的众多形象,他们敢于尝试、勇于探索,带领乡亲们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。作者以质朴温润的笔触,书写他们的日常生活、时代价值与生命意义,记录他们在城区建设中应对种种困难,在新农村发展中直面重重阻力的艰辛历程,让他们的激情、理想、追求与时代共鸣。通过这些个体的故事,作品深入挖掘了中国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生轨迹的深远影响,呈现了普通人为家乡发展与时代进步所付出的巨大努力。

飞云江、鳌江穿行于峻岭险谷之间,汇聚千川百流,最终奔向大海,千百年来滋养着源远流长的瓯越文明。然而在走读途中,作者越往下游,越见楼宇林立、人烟稠密,也越发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,以及节水护源的紧迫。“万物依水而生,人类因水而兴”“生态兴则文明兴,生态衰则文明衰”,人类并非在征服自然中生存,而是在自然的恩赐中前行。

千百年来,云江鳌水养育并见证着两岸儿女的生生不息。曹凌云笔下有这样一群男子:他们“身穿单衣,肌肉硬实,背着一百多斤的木头,踏上穹岭古道。他们踩着不规则的块石,却步履平稳,脚下生风,但到了海拔900米的最高峰,面对楼梯一样3000多级石阶,他们也望而生畏,仰望高插云霄的陡壁,感叹‘穹岭弯到天,通岭摇半年’”。这是飞云江畔一段充满艰辛又不乏诗意的原生态图景,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坚韧。在作家笔下,无论宏观如山海星辰,还是细微如一草一木,皆有意象与意境、细节与画面,有不同时代的声音和对生命的礼赞。

曹凌云为创作此书,历时3年深入两江流域,与村民同吃同住、促膝长谈,积累了丰富而鲜活的素材,下笔时得以潇洒自如,以小见大、由点及面地勾勒社会变迁与时代精神。作为非虚构的长篇纪实散文,需要作家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间把握平衡,处理好审美关系。该书从传统积淀写到当代发展,叙事张弛有度,笔调舒缓深沉,既有泥土的芬芳与人间的烟火,亦含人情的温度与自然的敬畏,既挖掘了历史与现实的矿藏,也完成了构思巧妙、情思绵密、文风清朗的美学构建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徜徉于山水间的文学样本



《云江鳌水》,曹凌云著,春风文艺出版社,2025年9月

长篇纪实散文《云江鳌水》